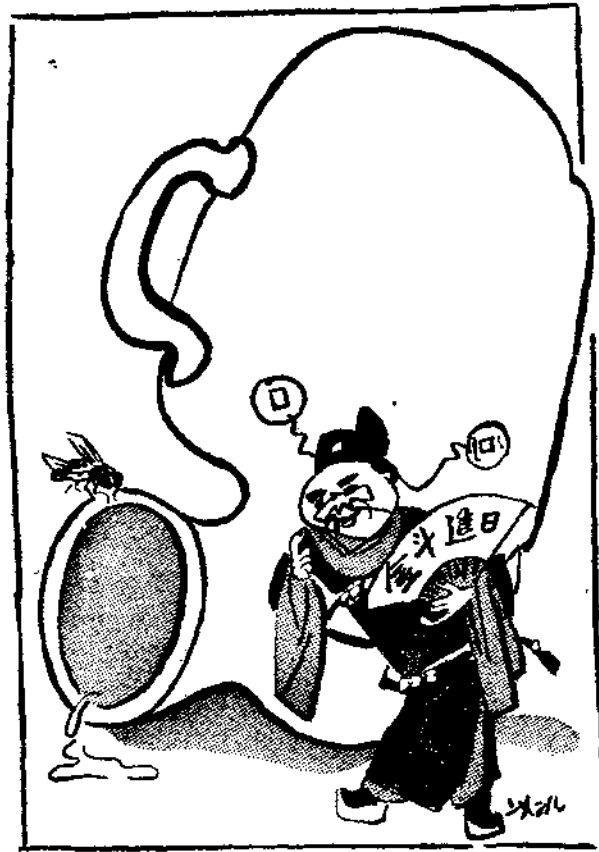


新華書店發行

千里做官祇為饒

遍地貪污有感

張文元作



主編：  
魯莽  
程仲文  
張德

# 經濟

## 週刊

新二卷 第十二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團結合作」何時再現

時代的信號

文藝的喪鐘

重逢

綠牡丹

不朽的事業——立言

自由言論

文藝小感

夢裏乾坤好

多麼的厭倦

南京圖書館藏

俞澹盦

黃一裳

徐仲年

吳明衡

田明衡

程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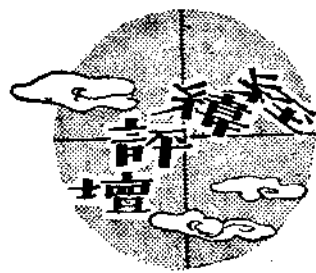
司馬文

魯莽

余蔚

初稿

CHINA



# 「拖」的政局

## 「打」的形勢

居然報紙上依然還有「和談」消息，排在最重要新聞欄內，讀來恍如夢境，不知道這種「和談」，究竟和平談判有何供獻？

第三次大戰看模樣也快了，內戰雙方，都志在「拖」，拖到第三次大戰發作，纔能給任何一方以他們所自認的勝利，或他們自甘的失敗。

最近馬帥司徒所提的建議是張家口及保定停戰十日，停戰期間召開三人或五人委員會，在未正式臨定前政府暫緩下令召開國大。

從政治上，停戰與協議，都該有可能的，但是從軍事與實際經驗，則即使停戰，即使協議，也立刻要再打，和翻悔的。

### 政治性鬥爭

#### 為當前需要

國民大會已經延遲宣布召集令，眼前不像會正式召開的模樣，最近有否新的發展，事頗難說，雖然國大問題也祇是如何「還政於民」而已。

國大本來是國民黨答覆共產黨

關於政治性的鬥爭，就是爭取進步，爭取多數人民的信賴，這是當前的需要，是促進政治民主的大路，應該使我們驅歌。

物價又跳動，又在跳漲，這是外匯匯率調整以後一個最堪憂目的風潮。政府已失却任何作用，一面要扶助工商業，一方面又要任命工商業自救。

### 物價又跳動

#### 工商遭自戕

上海美鈔黑市會達四六〇〇元，超出官價二分之一，這誠然是危險的信號，照例政府施策，既不能

防患於未然，必然於事後補苴，現在因美鈔而發生的紛亂，幾乎沒有一天寧靜，把調整匯率的作用整個毀了，也把工商業本身的基礎自己掘了。政府要人，宋子文，俞鴻鈞為此來滬，勞駕得很，如果不來這一趟，莫非故意「見死不救」？

### 新聞要自由

#### 民主方實際

因不滿警備部宣鐵吾司令的不歡迎態度，發表了一篇公開信，要求採訪自由，隨着宣司令發表公開覆信，向記者要求工作自由。

新聞記者以採訪為工作，警備司令部却自供以協助新聞記者為妨礙工作自由，這一個邏輯，在世界上是很新鮮的。

戰時，盟軍在諾曼第島，在西歐戰場，在琉璜島，在馬尼刺在緬北，新聞記者，配合在每一個行伍之間，並未在記者妨害工作的事情發生，不幸在上海的警備司令部却發生了記者妨害公務工作的奇事，寧非可怪之至！

我們不想說什麼，宣司令在上海的各機關中，是一位有魄力有作為的官吏，但他的所有政權，應與「無冕之王」的工作配合起來，這是他作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官吏的必

# 大寶彩 花被單



## 精美絕倫 盛名久著

發行所：上海福州路餘興里  
製造廠：上海安遠路四十五號  
電話：九三九四七三號  
電話：九三六二九號

要修養。

### 希望歸於泡影

#### 外交戰轉失銳

「巴黎和會將於十月十五日結束，屆時一切都希望均將歸於泡影，而廿一國代表不免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合衆社在報導最近巴黎和會情況時這樣說：「外交戰繼續砲戰以起，在和會中已登峯造極，和會代表於七日起討論對義和約草案之一般細則，並先討論義南邊境糾紛及特港問題，當此和會即將結束，東西兩集團之紛爭仍不能解決，似有勢不兩立之象。」

這恐怕是地球上最新的新聞，當一次大戰剛剛結束，對於處分戰敗國的和平會議，無法開成，接着戰勝國之間却形成了兩個勢不兩立的集團，立刻準備着再一次戰爭。

### 蘇聯受委屈

#### 似蟹在蒸籠

對義政治 與領土委 會，美蘇對特港問題，爭持不決，後以十四對六通過法國之提案，蘇代表維辛斯基慨然說：「蘇聯代表好似蒸籠裏的螃蟹，一任擺佈，可以表決隨便什麼東西了。」橫行爲志的螃蟹到了蒸籠之中，這真是世

界上最大的委曲，但幸勤有貪饕淫澄湖蟹之癖者，莫以口腹之享而使螃蟹爬出了蒸籠，而人們又復威脅於橫行無忌的局面之下。

### 三巨頭會晤

#### 尚屬渺無期

史大林元帥和貝爾納斯國務卿都已聲明「不信世界將有戰事發生，」可是這句話，在有人眼看見世界大局，有耳聽到國際新聞的人說來，已經百分之百證明其爲外交辭令，毫不足信。

和會閉幕以後，又有聯合國大會，又有諸傳中的杜艾史三巨頭會議，可是今天的問題，都非任何會議可以消釋前嫌，而重行握手言歡的了。

如果三巨頭真的能會會面，我們希望他們各自公開各自的戰爭資源，並說明準備在新戰爭中犧牲多少的人命？

### 原子的毀滅

#### 禍已迫眉睫

正在 兩大集團 勢不兩立 之時，小國則紛紛投靠一方，非美即蘇，壁壘形成，頗爲險惡，美陸長同時宣佈強大軍隊爲維護和平的後盾，並擬在阿留申羣島建海軍基地，冰島機場美方亦已實行借用，原子彈運抵英倫，英成立國防部，

維持英美加聯合參謀部，這已充分表現了兩大集團的尖銳對立，還有一項頗堪重視的消息是美國超空堡壘，完成了不停留飛越北極的航行，由檀香山至開羅僅歷三十九小時又三十五分，地球對面的飛航，不必在漫長的赤道線上通行，而有了這麼一條捷徑，此舉意義如美空軍司令史巴茲將軍所謂「可以證明工業國家及製造原子彈國家，均在原子彈投襲範圍之內，亦即可知此種超空堡壘能載炸彈十噸，作極北飛行，而轟炸北緯四十度以北之地區。」

原子彈毀滅的劫難，恐已迫於眉睫了。

### 美國在日本

#### 所作欲何為

我們 必須注意 的是一日 本，這個被稱爲「戰敗的侵略國」的國家。麥克阿瑟，袒護日本，像准許日本人在中國海捕魚，像拒絕日本蠶絲運華。

麥克阿瑟對於日本的鍾愛，竟不惜把中國置於何地，美國對蘇聯採取強硬政策，同時却可怕實行倒退政策，趨向世界政治的逆流，這不僅使世界懷疑，也將使中國痛心！

(程行)

**萬祥印染織造廠**

經久耐用 舒適大方 註冊商標

出品：彩格被單 彩條被單 印花被單

製造廠：天津周家路一百三十七號  
電話：二〇四七九

南京圖書館藏



# 「團結合作」何時再現

俞澹齋

希臘西班牙的慘劇，都可能在中國一一演出，團結合作，談何容易？惟有先促成具備一些先決條件，叫黨派要有共存互尊的雅量，決不可存心要消滅對方，要彼此抱有共向為謀國家民族與大眾的福利努力邁進的誠意，現在這一切都不具備，實是在不能不令人憂心如焚的。

語云：「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三人同心，其利如金」。這兩句老話都說明了人們誠心誠意，團結合作的可貴。從過去歷史上的種種事實看，人們的誠意和團結合作，其力量是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的確是引人出險入夷，進入康莊大道之明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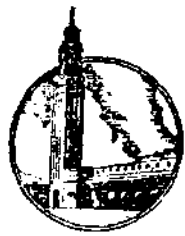
往者不論，僅僅把大家記憶猶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過來說，我們也可分明看出團結合作的重要。德委日三個法西斯強國掀起二次世界大戰，事前都有相當長期的準備，在他們的估計，都有戰勝的把握，所以才敢冒險。結果却都一個個慘敗，原因雖然很多，但於戰時，三國始終同床各夢，沒有堅固的團結與很密切的合作，却也是他們失敗的一大原因。反觀同盟各國，自從美國參戰之後，羅斯福總統發揮其雄才大略，一面他團結國內，使全國能一致對外，一面則復與中蘇英法諸大國推誠相與，調和英蘇間的矛盾，使同盟各大國間有堅固的團結，進而統一戰略，將同盟各國打成一片，力量加強，卒使戰局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這不是團結合作的明效大驗麼？團結合作真是最可寶貴的，人們得之則昌，失之則敗。

戰爭是製造死亡，飢饉，疾疫，倒退，以及其他種種數不清的災禍之源。戰爭結束以後，瘡痍滿目，哀鴻遍地，全世界都要求和平，安定，善後與建設，自由和進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是當然的。但是我們看看戰爭結束後一年餘來的世界，究竟安定了沒有，進步了沒有？廣大的殖民地，在不久以前，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而至今還是紛擾不寧。戰敗的德日兩國，究將怎樣處理？西班牙法西斯餘孽佛朗哥應怎樣驅除？南北分割了的朝鮮，怎樣使之統一解放？諸如此類的重大問題者還懸而未決，世界怎能安定？怎能進步？

尤其足以使全世界人心惶惶的，乃是美蘇關係的日趨緊張。在戰時美故總統羅斯福會竭力調和英蘇間的矛盾，到如今美國外交家中有人正在研究英國是否即將居間調解緊張的美蘇關係。看了聯合社十月三日華盛頓電訊中的下列數語，不禁令人回想戰爭剛勝利時，真是如同隔世了！該電云：「美英非官場方面日來要求修改對蘇政策，已引起此間外交家中研究兩項問題，即英國是否在醞釀修正美蘇兩國關係，英國是否即將出任居間，拉攏美蘇關係。英前外相艾登雖主張以新精神新途徑與蘇聯修好。艾登發言之翌日，蘇聯委員長史達林即表示歡迎。邇來英國報紙已有一部分贊成艾登主張，其嚴辭抨擊美對蘇繼續推行強硬政策者亦不在少數。……」（見本月五日上海各報）。單單看了這一電訊，我們已可明明白白的看出，美國現行的對外政策，已與故羅斯福總統所實施者，相去萬里了。

因此，現在的世界正是在和平狀態中動盪於和戰之間。要使這世界保持和平，免除戰爭危機，惟一的途徑是在恢復中蘇英美法戰時那樣的誠意團結合作。而團結合作的先決條件第一是各各尊重對方的生存與合理的發展之自由，不要彼此相對，妄想用武力來消滅對方；而要能够彼此並存而不相害，第二是再要進一步為謀各國與全世界人類共同福利之增進而一致努力。言念及此，我們不禁要問：各大國的團結合作何時復見，使世界得以安定，進步？

中國目前的情況，說來傷心，正是在戰爭的狀態中蕩漾於和戰之間。假使內戰繼續，和談失敗，分裂混亂之禍就迫於眉睫；而希臘與西班牙過去不幸的悲劇也都可能在中國一一出演。要使中國轉危為安，惟一的途徑是在各黨各派，（下接第十二頁）



# 時代的信號

黃一裳

官僚在政治崩潰的火山口跳舞，投機商人在經濟崩潰的火山口跳舞，色情文化在學術崩潰的火山口跳舞，時代在喚召我們：惟有堅持獨立的人格，培養自覺自強的心身，迎接新生時代的到臨。

這時代，要打一個譬，好比躲在防空洞裏，空氣窒息，黝黑一片，洞內的人，可能受了洞口崩塌的災禍而罹難，也可能受了長久不能換氣而釀成同歸於盡的慘劇；至於洞外的世界，立刻要被破壞毀滅到如何模樣，又是不可預料之事，我，你，他，是否回去有地方住？以是否變為孤兒寡婦，均在未定之天。

時代常會遭逢陽九，不如意事例多不期而來，但一分的努力，總該有一分的成果，現在雖是茫茫，將來總有希望；可是今天，胼手胝足，孳孳不息的人，會有什麼報償嗎？現實社會下的犧牲者，固然能有希望於將來嗎？天！一片黝黑！不知光明何處？

我們許多人，讀書識字的，有政治意識的，慨時憂世的，莫不深深陷於這樣的時代之中，被洪流捲入漩渦，看見上層，而上層腐敗已入骨髓，看見下層，而下層愚昧基礎空虛。國家，社會，是些什麼？政治，經濟，文化，是些什麼？一言以蔽之：在急趨於崩潰之門。

突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即將到臨的政治崩潰，經濟崩潰，以及文化崩潰的命運，官僚在政治崩潰的火山口跳舞，投機家在經濟崩潰的火山口跳

舞，黃色色情文化在文化崩潰的火山口跳舞，這是今日的社會寫真，是今日國家的現狀。

人們寧息得瘋狂了，想逃避，放眼看看為我們一向不會生活過的環境，找一個避難之所，然而天！避難所早擠滿了人，沒有你立足的餘地，而且「避難所」云云，也只是徒具虛名，一無實際，「天下老鴉」，雖「逃」而「難」始終緊追君後，那裏是出路？

我們現在要把握自己，我們雖生長在這個環境中，但我們自己要以為並不在生長在這個環境中的，我們屈服於這個環境之下，時時刻刻低着頭，向它討生活，結果我們討來的生活却等於死亡，何必呢？

時常讀這一類的文章：「蔣廷黻丟官之內幕」「工商代表晉京請願」，我們便會覺悟到把自己投入這個時代的洪流是多麼可惜的事，我們是這個時代中人，但不是被這個時代塑造成了的人。

這時代所塑造的人是以利忘義的，是投機取巧的，是倒行逆施的，是粉飾虛張的，是曲諛逢迎的，是恬不知恥的，這種人到處受人歡迎，左右逢源，賤發如探囊取物，可是立刻大地要沉淪

了，世界要崩潰了，他們在這一變局，便會爬不起來，倒在汨汨洪流之中。

我們該是時代所激成的人，我們走着沒有路走的路，我們做着沒有希望的事，我們活着人家不給你活的生命，我們在沒有路的中間找路，沒有希望的中間尋希望，不能生活的中間求生活，我們過的是不降伏生活，不是隨逐的生活。

這是時代的信號。  
同志們，不管你的黨派，不管你的資歷，不管你的職位，不論你的財富，不管你的年齡，祇要你能夠摸索於黑暗之中而仍期待光明，你彷彿於歧途之前而仍欲走出迷津，你便是有資格作新時代的主人。

這是時代的信號。  
警醒自己，提防自己，不要做時代的犧牲者，更不要淹沒在時代的洪流裏。黑暗的可怕，不會延長到明天，而明天必然要來臨的。時代放出信號，喚召着我們要死裏逃生，要絕處逢生，我們正有獨立的人格，自動的能力，健全的身心，我們不可以忽視這些，只要這些是保持着的，我們就可以站得住的，我們不會被沖倒的，我們不會做時代的犧牲者的。

除了這，我們還有別的好說的嗎？我們期待於一種政治運動，期望於一種軍事行動，期望於政黨的鬥爭，從這角度看這便是這個世界的活現形，我們冷眼看此中人，我們也束手做這種事。

這是時代的信號。  
毀滅乎？新生乎？  
依然還在於我們自己的抉擇。



# 文藝的喪鐘

## 徐仲年

在物價可怕的激漲中，生活都成了問題，還談什麼文藝？作者有志於把抗戰八年史蹟寫成一部小說，但因爲沒有「坐吃」三起力量，只好眼睜睜放棄了它，文藝就在這種一式的情景下，撞

如果「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抗戰勝利乃是中國的文藝喪鐘！

最近，在九月二十八日「文滙報」的「筆會」裏，我讀到青年詩人李白鳳的「災難中成長的孩子」。我最愛該詩的前半節，不免抄在下面：

我們是大樹  
孩子是懸垂在枝頭的  
朱紅的果實——

我爲他們  
想到過去的春天  
他們給我帶來  
收穫的消息

我們生長在  
沒有養料的土地上  
忍受風吹日晒和雨淋  
然後如是辛勤地開花……  
現在又用枝葉  
來擁抱和愛護自己的果實

他們落到泥土中  
不久就頑強地伸出頭來

下半節，詩人大做其正面文章，落了「實」，不及上半節那麼空靈：所以我不抄了。然而，今天我提起白鳳兄的大作，並無開情別緻來欣賞；乃因爲在同一的「文滙報」裏，幾天以前，我們這位詩人發表了一封很動人的公開信：他希望有人介紹他一個職位，藉以養活他的小家庭；至於空洞的同情，他說：「滾它的！」（原文逼覓不得，大概如此。）我自愧毫無能力，沒法實際上幫助他；却有空洞的同情，給他「滾它的！」一來，嚇到爪哇國裏去了！

在「八·一三」以前，文人固然窮，但可住亭子間，賣文沽酒，倒也窮開心！在易君左筆下的郁達夫，——觀「經緯」，新二卷，第七、八、九、十期，——便是窮開心文人的典型。可是，勝利之後，住亭子間也得講金條，而文章却賣不出金條來！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份上海的生活指數如何呢？且看下面：

- 職員總指數： 四一七，七四八·二三
- 工人總指數： 四九六，七三九·七〇
- 分類指數：
- 食物： 五四三，七〇八·八七

- 住屋： 三五七，〇三一·九五
  - 衣着： 七三五，一三六·八三
  - 雜品： 三九五，九二二·一二
- 在這些可怕的數字下，「活」都成問題，還談什麼文藝呢？文化人在飢餓線上掙扎的決不止李白鳳一人！抗戰時期，有倒馬桶、擺香煙攤、賣兒子、開跳舞學校的教授。勝利以來，慘史更多，李詩人便是一例。又如「新聞報」，「上海鏡頭」第八九：「摩登小姐告地狀」：她能善書畫，當然是智識份子，只可惜落難求乞！「東南日報」的社論說得好：「目前文化事業的窒息，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深造者既鮮適合的環境與足夠的條件；初學者亦無可供閱讀的圖書；而社會上一般文化需要的食糧，尤形缺乏。造成這種嚴重局勢的原因，一部份固在社會方面，而主要的部份還是屬於政治上的原因。因此，倡導社會風氣與革新政治措施，應屬必要之圖」（九月三十日）。我還嫌這篇社論太溫和：（一）文化是「活人」的事業，文化人首先要「活着」，才能從事文化事業；（二）目前中國文化事業的窒息已達到「很嚴重」的階段，而不是相當嚴重的程度；（三）國家根本就沒有整個的、民主的、文化政策，當然更沒有比較狹小的文藝政策。

我們姑且以廣義的文藝來論，包括大學、美術、音樂三大母河。文學又可分爲兩部門：創作性的（詩歌、小說、劇本）和研究性的（文學史、文學專題研究）。中日大戰是一個絕好的題材，外加世界大戰，真是錦上添花。那麼，爲什麼沒有偉大的著作出現呢？問題很簡單：作家沒有充分的時間同平靜的情緒來從事寫作。筆者是寫

小說的，以我私人的經驗來說，處理以中日大戰為背景的題材，至少需時兩年，寫作一年已够；可是，我如何能「坐吃」三年，不賣文章，單靠教授薪津生活呢？這樣千載一時的好題材，眼睁睁看它錯過：諸位以為我甘心麼？若說研究，我也有一個譬喻：勝利以後，復員以前，在重慶，勝利出版社約我撰一部「當代中國文學史」，我答應了，因為我很喜歡這個題目。可是，現今能兌現麼？難！難！難！不是我沒有勇氣「精讀」兩三百部書，却無餘錢來「買」這些書！即使我有錢，我有「空閑」來讀它們麼？因為這個「讀」，不是瀏覽，乃是精讀，務必開門七件事不來騷擾我！我自己這些例，不過是滄海一粟，不足掛齒！然而舉一反三，其它可想而知。文學既然如此，音樂與美術更不必談了！有志上進的文藝家無法努力，於是一班黃色文藝家大肆猖狂，於是一般讀者的水準每况愈下矣。

我在上面說過：「國家根本就沒有整個的、民主的、文化政策」，這句話，可以說對，也可以說不對。為什麼說「對」？因為從各方面觀察，的確沒有這般一個政策：這是事實，並非做夢。為什麼說「不對」？黃一裳先生的大作：「官僚政治下文化學術的厄運」（見「經緯」，新二卷，第八期）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官僚政治下有一個文化政策，不過這政策是「奴化」的文化政策。黃先生說得痛快：「我們要究論官僚政治為什麼會戕賊學術文化的呢？原因有二：（一）官僚政治的本質是「私」，私的極端是「貪」，貪的結果是「金錢至上，財富第一」。天下滔滔，竟是慾海，熙熙攘攘，盡是爭利；以財富評

人的品格，以金錢位人以職官；官僚絕技拖推騙，無一需要高深學問；況且有金錢即有公理，有權力即有正義，那個再去做學問工夫？官僚政客最直截了當，胸無點墨，祇要精於做官，不患不能備官俸進；既已陞官，自可發財；既已發財，便可僱備御用學者，寫文章，擬演講稿；所以無官不學，而且官愈高也必學愈博；學術成為附庸，學人變作工具。——（二）官僚政治的作風是虛飾表面而無實際，與學術文化所賴以發皇的崇實功夫背道而馳。官僚要表現其政績，實質上去表現是不可能的，只有投機取巧，用數量來表現了。——」筆者在拙著：「國民黨與文藝界」（見漢口「當代」，第一卷，第六期）裏，也曾經說：「——以往國民黨並無文藝政策，却有文藝「失」策，我所想講的話，亦許要得罪一部份人：然而，一則我絕非存心攻擊任何人；二則為了黨的前途起見，也就顧不了許多。國民黨內似乎流行着一種不成文的「一官萬能主義」。大概官最難做：所以官既做得成，做得大（希望做得長），自然無所不能了！黨內向志有的因文藝而得官，有的因官而搞文藝：學而優則仕，對於前者，吾無間言；對於後者，附會風雅，勝於博奕，但如果不自量力，竟然出首領導，總使人笑歪了嘴！我猜想半吊子文藝家出來領導文藝工作，不致沒有；於是在他們手下的人，等而下之，當然只是些文藝捐客與文藝幫閑而已！國民黨雖則缺乏整個的文藝政策，却也零零星星做了些文藝工作：差強人意的還是葉楚傖先生領導之下的中國文藝社。這個半獨立的民主化的文藝集團，以聯絡感情為重要職務；可惜它遷到重慶，逐漸變質，今年六月就在那兒壽終正寢！我們翻開世界上任何一國的「文化史」或「文藝思潮」來看，隨在足以證明某一文化運動或某一文藝思潮的蘊釀、

萌芽、長育、光大、衰老、沒落，經過多少腦筋運動或這思潮的壽命，長則數百年，短亦十餘年；決不能朝來一個運動，暮來一個運動，今日來一個運動，明日來一個運動，而以運動之責任付於少數的委員！萬一這類委員會存在的話，乃犯了幼稚病。有些人疑心本黨極少數的文藝官，一方面壓逼本黨作家，另一方面却用金錢去津貼異黨作家。我不相信這種傳說。為什麼不相信？因為這樣做了，不但看不起人，抑且看不起自己；因為這樣做了，異黨的作家拿了你的錢（不敢不拿），罵你罵得更凶！——所以我們說政府沒有文藝政策，却似乎有一個；進而研究它，乃發覺這個人文藝政策——或文化政策——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政策。

或者有人想：民以食為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管他張三或李四，管他中國或外國，祇須有人肯僱我，何妨當一員御用文化人？在馬克思、牛克思橫行的時代，在功利主義漲到最高點的當兒，人類尊嚴的貶價自是意中事；那麼，「有美金（或雜比）便是爸爸」的下流想法，不足為奇！不過，它使我聯想起一個故事：一隻狼新近和一隻狗做朋友；狼羨狗之肥，狗憐狼之瘦。『為你何你和我同事一主呢？不單解決了膳宿問題，而且避免了多少風霜，飢寒之苦，生死間之險！』狼被狗說得混陶陶，幾乎要答應了。牠忽見狗的頸項裏有一道圈痕，毛拔掉不少，皮也擦破了許多。『這是什麼？』狼問狗。狗漲紅了臉（如果狗臉會紅的話），吞吞吐吐，扭扭捏捏，低聲道：『這個……沒有什麼！不過是主人給我戴的皮圈子的痕跡罷了！』狼，吃了一驚，撥轉身，夾了尾巴，一溜煙溜進了吉凶難卜的森林。狼，始終是狼！狗，畢竟是狗！

上海；三十五年十月一日，牙疾新  
察試筆。





# 不朽的事業——「立言」

程仲文

## 新聞評論學講座

新聞評論是報人的重要工作，執行這種工作，並非一種純粹的技術，如果純粹是技術，那末可以把這宗工作交給「詭辯家」去充任，但這樣做了，讀者所能夠信任的意義，就減小了，這無異把新聞紙的價值貶低，當然是不合式的；我們中國的哲學是「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亦即所要求於新聞評論的執筆者是一個具有高尚人格的人，具有良好修養的人。

一步，作永垂後世的事業，那便是「立言」了。

儒家的哲學把「文章蓋世」的工作着做「三不朽」之一的「立言」工作。所謂「三不朽」是「立德」，「立功」與「立言」。大學之道，誠意正心爲首要，誠意正心。就是「立德」，一個人要治國平天下，必須本身先做一個正人君子，這種先做正人君子的功夫叫做「立德」；做了正人君子，然後再圖功立業，做些對國家社會有益的事，叫做「立功」；立了功，若要再進

新聞記者在西洋被譽爲「無冕之王」，在我國亦有「素王」。意義是說沒有執政的帝王，他對於社會安危，人民禍福一樣應該明瞭，一樣應該負責。新聞記者對於社會安危人民禍福應該負責，就是時時要以人類普遍幸福爲前提，新聞記者雖無帝王的權力，但必須有帝王的用心。

從歷史觀察，我們新聞記者的職責。也就是古代史官的職責，孔子刪春秋，就是新聞記者的記載與評論工作，他不僅以文字技術來使「春秋」生色，還要秉聖人之心去是非。而孔子的是是非非，尤足爲後世新聞記者法，如「孔子刪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一詞，可以說明新聞評論的意義與價值，也可以說明新聞評論工作者偉大人格的感召力。有一段故事我們新聞記者必須曉得的，就是春秋時代的一個偉大史官南史氏不畏斧鉞忠於職務的故事。崔杼弑其君，太史秉筆直

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怒，執而殺之，其弟再書，又被殺，其弟補爲史官，直書如故，崔子又殺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不畏斧鉞，要把這件大事寫在史書上，行至半途，聞已書矣，乃返。

近之如明代的方孝孺，他被明太祖劫持，要他草檄，以收民心，但他却在白紙上寫了一個大字「篡」，以生死來保持文人的志節，來保持史筆的聖潔，明太祖惱了，挖他的舌頭，他還是不屈，要誅他九族，他却說「十族毋妨」。

孟子說過：「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這是一君子」的操守，實則就是新聞記者的信條，新聞記者立言蓋世，時刻要自己檢點，立言方針，時刻要堅定，然後能發生作用，如果新聞記者「立言」自己不能負責，對讀者更談不上負責，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當然不可能，只有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是立言的基本因素。

新聞記者所記，所評，能够不受任何力量的左右嗎？能够是其所應是非其所應非，如南史氏一般嗎？能够如孔子一般寫了下來使亂臣賊子有所恐懼嗎？這問題不是簡單的，我們必須記着，必須踐行，這是新聞記者的座右銘，是立言工作的基本條件。

「新聞評論學」第一章：立言的態度

## 有言論自由

### 必有自由言論

### 自由言論

司馬心

上海的市參議員中伏有大批漢奸，這又是一件驚天動地的新聞！我要問：市政府管的是什麼？漢奸當選議員後自己先檢查一番，事前剔除，而公然呈報中央核定，我更問參議員名單公佈後，便無一個市民檢舉，在做什麼？但同時對於仗義執言的候補參議員，他們的檢舉動機，也大成疑問，我又要問：假如這些人不當選爲候補參議員，他們恐怕也像普通市民一樣以各自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態度，絕不會提出檢舉的。因此，這些候補參議員的檢舉動機是大有疑問的，很明白，有漢奸嫌疑的參議員一旦剔除，便有一部份候補參議員上去了，如此說來何嘗愛國，又何嘗是仗義執言，而是爲了自己。

做如候補參議員中也有漢奸呢？而且一定有，因爲正式參議員的漢奸嫌疑不過是會任敵偽時代的某同業公會理事而已，誰能證明候補參議員中沒有這些偽理監事？





# 文藝小感

魯 莽

文人搞政治，要使百官豔羨，可是李太白  
的自由，也只是御用的自由，然則文人又  
何必向政治上討生活？

讀君左兄關於郁達夫的文字，使我久已失去的某些情趣，油然而興，相信許多人，失去的某些情趣，也在會油然而興。這些年來文壇的蕭索與枯澀，徐仲年先在本期中已慨乎言之，我相信純正的文人，對於仲年的文章會起共鳴，因有同感。老實講，文藝的光輝便是自由，無自由文藝便無光輝，使文藝失去光輝的便是政治的侵入，政治侵入文藝，文藝天然失去活潑生動的自由，文藝還談上大放光明嗎？

可笑的，一些文人，爲了「搞政治」，便是易君左所談過的，不但沒有拒絕政治勢力的侵入，而且唯恐政治勢力不侵入，於是組織團體呀，發宣言呀，大送秋波，結果文藝與政治勾結上了，而文藝却變成了政治的裝飾品，或是政治侵略的獵犬，到處逐臭。政治可也惑人，譬如有些文人因爲與政治勢力有過

重大的勾結，死後還給他許多虛榮像創辦獎學金呀，設立大學呀，靈魂這件東西，尙無人證實，這些虛榮對於死者自然不發生作用，對於未死的却大有宣傳的意味，於是未死的虛榮文人便人人想在死後留個大名。政治家確實比文藝家高利害，從來只有政治家利用文藝家，却沒有聽說文藝家利用政治家，李太白在朝廷中絕對自由，爲百官豔羨，但他仍然是御用的自由，他的自由只有增進「皇上」的美德，絕不是因爲他有了自由，使皇室不方便，李太白式的自由可恥嗎？太白尙且如此，等而下之的更是政治的裝飾乃至連裝飾也不配，可恥的，偏有許多文人未恐與政治不發生關係，甘心做外圍，做走狗。

我的意見，我們現在應該發動一種運動，便是文藝脫離政治的運動，使文藝站然獨立，大放光明，使文人以勾搭政治爲可恥可鄙。

不過，檢舉的人是不會有的，因爲一般市民大家不替，市政府又這樣糊塗，然而也難說，假如正式參議員之有漢奸嫌疑者真的被開除，他們便要報復了，很可能曠使一些市民檢舉你一番，於是你連候補的資格也丟了，正如和尙反對廟宇公用，便有人告發和尙也是漢奸一樣。總而言之，妙，妙，這個時代

國民大會的代表中，倘有漢奸，豈不更丟臉？殷鑒不遠，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像上海市政府這樣的糊塗，要調查清楚，最好先懸賞格，令人舉發，我想一定也大有可觀。

中國的共產份子大喊「美軍撤退」以後，希臘的共產黨東施效顰，也在大喊「美軍撤退」了，誰謂外國人領導中國？明明中國人在領導外國人了。

祇要有人撐腰，不但做漢奸無問題，而且還可做大官，何德奎便是一例，有人撐腰，參政員的彈劾更如同報紙的攻擊，都是輕微的反對，無關宏旨了，朝中無人莫做官，朝中有人漢奸也可做官，縱有彈劾，亦無問題，於是得一結論，要做官必須朝中有人，朝中有人，你

怎麼樣的做法都無問題，否則，品高學優能力強，絕非做官的條件。

有些人因爲自己的宣傳品上用大號字刊載着自己的大名，自己的報上經常登他的新聞，便以爲自己是個要人，殊不知這些宣傳品和宣傳品式的報紙，看的人根本不多，這種自大與滿足，叫做「自我陶醉」。

自我陶醉的人太多了，中國自然大亂，因爲人人以「領袖」自居，領袖之間便難協調，每一「領袖」又有他的「羣衆」，這些「羣衆」實際就是「私黨」，「私黨」以出主人奴爲專長，私黨與私黨之間又安得不傾軋排擠，傾軋排擠之風日甚，中國安得不亂？

所以中國亂的主因，由於自我陶醉的人太多。

你們看，二三十人的團體，「長」呀，「主任」呀，便一大堆，一張報紙總編輯外，再來三四個副總編輯，一個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襄理，又是一大堆。

追悼李剛在天蟾舞台大規模地舉辦過了，在上海還有什麼節目可言，可是又在靜安寺舉行一次公祭，到的人雖少，「情緒便大不同」，似乎是「清一色」嗚呼！中國，不民主便由於「清一色」的觀念太強，幾時「混一色」，幾時便民主了。



割斷了的柔情細絲，  
把青春期的歡樂哀愁，  
一起沉澱到回憶的深潭裏。

# 重逢

吳明衡

與婷婷分開，已經整整十年。十年內沒有接到過她一封信，沒有直接通過一點消息，所有關於婷婷的事，都是不經意間從親友處傳聞而來。傳聞有時也未必不可信。十年來他曾以最大的毅力，割斷了柔情的細絲，把青春期間的歡樂哀愁，一起沉澱到回憶的深潭裏。他的心現在平甯如鏡，沒有漪漣，沒有波瀾，十分的靜謐。

十年前後的變化太多了。他和婷婷多年來便被人們目為最相稱的一對情侶，雖則在氣質上婷婷的熱烈和他的冷靜，恰巧形成相反的對照。十年前起自華北平原上的星星之火，逐漸擴大擴大，演成燎原之勢，把大學生的婷婷捲進了革命的漩渦之中。生命中充滿了血和火以後，對溫情和撫愛的生活自然越來越疏遠。經過多少番心理的掙扎婷婷終於噙着淚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告訴他在整個民族受難之時，她已經沒有只圖個人享受與幸福的安逸心思了。她勸他把對她的那一份的愛收起。她說，她會以驕傲的心理，感激他對她的那一種無私的愛情；即使在投身於戰鬥的運動以後，

她在心底仍舊會保留一個溫馨瑣察的回憶，直至生命最終的一頁。不過現在他們不得不分手，也許永遠不能再有見面的一天，在今生。

接着便是十年的離別。世界和國家都在烽火匝地的動亂之中。

婷婷開始戰鬥的生活，從北國飄流到海外，又從海外回到祖國，從地上沉到了地底。而與婷婷分離以後的他，仍默默地過着自由職業者的作家生活。他的氣質本來已經近於感傷，婷婷的突然的永別，更在他生活上加蓋了一層陰翳。他同情婷婷的努力，尤其歡喜這種努力背後所表示的那種獨來獨往的氣概和意志。就他自己說，他對於努力究竟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結果實在懷疑。戰爭的十年增加了窮愁的煎迫，連一身的衣食都成為問題，却因而也多少減殺了精神上的寂寞。

時間的長流沖淡了記憶中的創痕。然而昨晚的巧遇，又重新挑起他埋藏了十年之久的回憶。他漫無目的地想一切，越想心思越煩亂，聽着隣居們笑語之聲由暮漸歸靜寂，今宵，是無法

能再入眠了。

他和婷婷的重逢完全是偶然的。他也同每天一樣，昨日乘大馬路的電車到盡頭站下來，天已薄暮，滿布烏雲，有一點雨意。他向來的習慣，走路老是頭望着地，走了大概十步路的光景，纔重抬起頭來，看見前面有一個女的正對面而來。那女的顯然爲了要趕上他剛下來的那輛電車，脚步異常迅疾。一剎那間，他似乎覺得女的面孔怪熟，同時女的却也停步向他凝着。在不到幾秒鐘之內，兩個人幾乎同時脫口而出：

「明弟，您！」

「婷婷，您到了上海！」

他看出婷婷比十年前顯然老得多了，超過了照三十歲年齡所應該有的程度。她在仰頭時，額上已經有好幾重綉紋，即使那微笑，也已經沒有從前那種超現實的甜意。只有一雙長睫毛掩蔽的眼睛，依舊和十年前一樣，黃，不怎麼有光，睜視時透露出溫情，熱誠，同時和堅定。

他的心裏覺得十分的沉重，比鉛塊更沉重。他的腦子裏有一千個一萬個念頭在轉，口邊有一千句一萬句話想說，但好如一團亂絲，抽不出一個端緒裏，不知從什麼地方開始。眼前明明是站着活生生的婷婷；他十年來費了多大力氣纔把往事暫時忘却，現在在一分鐘以內，往事又全部在他面前展開了。

「婷婷……」，他有點哽咽說不下去了。

婷婷在凝睇了他一番以後，帶着感傷和激越的口氣說：

「明弟，不說過去，好不好？我知道我突然的離開您，會使您傷心，爲這

一點我自己也十分難受。十年中只要有靜得下來的時間，我總在爲您祝福。在我的生活中，如果愛與工作不得兼時，我只好犧牲了愛。然而我總是感謝您對我那一番的真情實意。」

在停了一下以後，她的語調又重歸平靜：

「明弟，您知道我工作的性質。您快回去，連頭都不必回轉。如果您做得到就把我忘了，否則您就爲我的工作祝福。也許再隔十年，我們又會重逢，那時我們或者無須在一瞥以後，便馬上分開。」

她微笑着，伸出手輕輕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仍舊呆着沒有動；他知道，直覺的知道人生那裏有幾個十年？這定是最後一次的會面了：

「婷婷，希望有這麼一天！」

「明弟，您走吧，我去了，別老懷念我！」

她轉過身，沒有回過頭，擠在乘車客人之中上了車。

電車開了，他沒有動。他向前凝望，婷婷的影子，越變越淡，兩點已經開始下了。

一同住的地方，打開亭子間的房門，好像生了一場重病似的，急忙躺在靠壁的行軍床上，心好像真空。順手在靠床的書架上抽了一本舊書，裏面恰巧夾着一位朋友所譯的羅塞蒂的一首小詩：

「當我死去的時候，我的親親，不要爲我而唱哀歌。

不要在我頭上種着玫瑰花叢，也不要那濃陰的翠柏蒼松。

讓青青的草覆蓋我，

任雨水和露珠的浸潤。

如果您高興，您便記住我，

要不，您忘了我也罷。」

我是忘不了您的啊，他想。



## 綠牡丹

田 禽

唐家大門前的石碾子上擠滿了乘涼的人，各有各的姿態，有的人一條腿着地，另一條腿蹬在碾台上，赤着背，赤着脚，穿着一條褪了色的老藍布褲子；像天上模糊的雲，白一片，藍一片的，他穿褲子的方式可真特別，似有介紹的必要，着地的一條腿，褲角着了脚面，蹬在石碾上的一條，從褲角捲起，一直捲到大腿根兒，多半條漆黑的大腿露在外面，好像他天生的是一雙陰陽腿，一條怕冷，一條怕熱似的，腰間既不繫皮帶，也不繫線繩，只把褲腰提起兩個小角兒，然後搭在一起，用手往下一搓，褲腰週圍沿着腰部打了一個捲兒，牢靠得很，決不會脫落的。手裏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可是，並不搗風，間或在腿上，或背上拍一拍，趕趕蚊子。

有的靠在石軸上，拱着兩腿，雙手交叉，抱着膝蓋，兩脚踏在碾台上，眯縫着眼睛，有的抱着上下無條線的胖娃娃，搖擺着，在地上走來走去，但，並不離人羣過遠。以便聽取七咀八舌的閒扯，探訪一些新聞，回到家去，跟老婆再轉播一次。

有的坐在石軸的最高峯，肩背上搭着一條曾經做過孝布的手巾，不時擦擦各部的汗水，咀裏噙着一個旱烟管，其中也有講時髦，擺闊綽，吸着小雞牌洋烟捲的。

其實，這個碾台雖說正當大街，頂寬敞，然而並不一定比房頂上涼爽，加上白天太陽晒了一整天，石碾台，到了晚飯後，即使不燙人吧，至少還是溫溫的，可是，這些人却偏偏不願陪着一家老小在自家房頂上乘涼，硬要天天傍晚擠在這裏閒扯，也許這裏沒有女人參加，他們閒談的範圍可以擴大，毫無忌諱的談下去，直到夜闌人散為止。

唐大水，那個坐在石軸最高峯的傢伙，無形中他成了這兒閒談的領袖，每天談話的題目幾乎都是他引頭的。

唐大水長着滿臉淺麻子，但，

五官却很端正，雖然長了滿臉麻子可並不顯得怎樣醜，相反地，越發顯得俏皮了。鄉間人有句俗話『十個麻子九個俏。』真有它的道理，唐大水在農民當中確實够俏皮的。因為他的咀太損，喜歡說俏皮話，村裏的人送給他一個外號叫做『薄氣兒水』，意思就是他說話太不留厚道了。

別看人家又麻又薄氣兒，可是，真有人擁護他，不但男的如此，女的亦莫不然，所以，他雖中年喪妻，家裏也不大富裕，可是，不久，他把一個丘八的太太勾搭上了。她是本村的一個出了門子的大姑娘，過門以後，丈夫又出往奔前程去了，老婆便住在娘家，一去就是六年，當然，年輕的女人會感到寂寞的，俗話說得好，『烈女怕癩郎！』日子久了，他們便相愛起來了。

唐大水不但是個好色之徒，而且還是一個十足的酒徒，正所謂酒色相連，他是兼而有之。

那個靠在石軸上的傢伙，眼睛往上一翻，對準了唐大水的咀臉。

「薄氣！又喝了姑子（尼姑）尿（註一：）啦？臉紅的像個紅蘿蔔。要不是你酒氣噴人，我還打算你是叫你那個她。」

剛說在「她」字上，他得意的吐了吐舌頭，正要把舌頭收回來想再往下說的當兒，唐大水一脚踏在他的頭上。

「……你來晚了，小子！席早開完了。你弄個『鴨子』（註二：）吃吃吧！」那個轟石軸的傢伙被大水開了個小玩笑，也就把他的話頭岔過去了。

蹲在地上的兩位老農民，邊抽烟邊用手摸着自已的大腿，下意識地驅逐着蚊子。其中有一個仰天而嘆：

「天兒，真悶熱。又是萬里無雲，今天又沒有下雨的希望了。真沒有見過這個年頭兒。唉！」「可不是，大半年個月，連個雨點都不下，大哥，我看今年必是荒年！俗話說得好，六月連陰才吃飽飯哪。可是！」

邊說邊在烟袋盒包裹裝烟，他剛剛把旱烟管嚙在口裏，那個老者已經用火石把火繩給打燃了，順便給他放在烟鍋上，他並不道謝，自自然然地吸起來了。

鄰近房頂上傳來一陣女人和小孩子的聲音。

「古露露……」一個女人習慣的在呼風。『老天爺下大雨，





# 夢裏乾坤好

余暢

夢裏乾坤「好」？

壺中日月「長」！

天，那麼悶熱。

午後，我伏在寫字檯旁，受着熱浪的襲擊，漸漸地眼皮重下來，不多一刻已是渾渾噩噩地睡着了。

我踏着輕鬆的脚步，不由主地步入一塊我從未見過的土地。

正在奇怪的當兒，一個穿着蒙古服不像蒙古服，和服不像和服的人，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最敬禮。口中說：「先生是？」

我習慣地拿出一張卡片，遞過去，他看了一看，相當高興地說：「難得光臨，敝國是『種花梅國』，地球上的人都稱我們是梅國，敝人是……」他也抽出一張卡片。這上面印着：「種花梅國入國問俗處××科科長兼嚮導專員兼……等」一大串銜頭。他的大名是「忠實的好傢伙」，據說，這「忠實的好傢伙」便是這國家的國粹，因為他辦事毫不揩油，也不亂貼封條，強佔民屋，也不在國庫的牆上挖壁洞，走私，所以梅國的國王才賜他這個大名。

忠實先生他領我到各處去參觀。「地球上的先生，你要先到何處去賞光。」

「聽說，貴國是文化古國，我想還是先到教育區去參觀一下，也許可以作我們的參攷資料。」——「好好！」他一面說，一面走。

繞過了幾個彎。到了一幢弄堂房子，這位忠實先生對我說：「這便是我們

的最高學府，和你們地球上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一樣有名，歷屆畢業生人才濟濟，有幾個在社會上相當有地位。」

我從窗口中往裏望，祇見那講檯上坐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學究，正在向檯下的一般十來歲的學生教孟子——「本地球人類的書。」

……民為輕，社稷次之，君為貴……他還在搖搖讀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學生站了起來，口中似乎在朗誦詩歌：

「我的教授呀！

你講的錯了呀！

我們的書上是，

民為貴……君為輕。

你却顛到了！」

這位忠實先生，指着這位學生說：「這位便是我們名詩人路易，他的詩，出口成章……」

「胡說！」這位老教授急忙的辯白，「你們這輩小伙子，什麼都不懂，君為輕，那末國王還要向他叩頭，聽你的話。根據我五十年的教育經驗，和古月博士攷古的所得，證明孟子在寫這句文字時喝醉了酒，不然便是排字房的手民誤植！或者是校對老爺匆忙，沒有校出！絕對不是君為輕！你們現在改一下，應該是照我所讀的。聽到了沒有！」

這一篇大道理的確是至理名言，與眾不同的卓見，連我從地球上來的記者先生也甘拜下風。本來末！人民當然是

輕的，不足道哉的。忠實的先生看我臉有得意之色，問道：「地球上的記者先生，你看我們國家的教育如何？」

「高明，的確高明！」……

這裏是我們的最高法院！今天，剛在審問一位不忠實的「梅奸」，你先生不妨去旁聽一下。」

我想：人類終歸是人類，有好人，也有壞人，有忠實的好傢伙，難怪也有出賣祖國，出賣人民的好賊！

法院中早已擠滿了梅國的人民，我藉着「貴賓」的身份和這位科長的排頭，找到了一個特別好的位子！

我坐了不多一刻，這位梅奸由二名法警，二名法警保護下出庭來了。據說這位梅奸，因為年齡太大及體質衰弱的原故——依我看來，這位先生氣色紅潤，精神奕奕，一點沒有衰弱的現象，這或許與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差別之處！

——所以堂上才允許他用二名法警保護下上堂，大約每隔三分鐘要注射一二針葡萄糖鈣，維他命之類。

今天，首席檢察官是舉國聞名的大法官——「公正的仲裁者」是一位年紀不大也不小的和善人，他站起來宣讀這位「梅奸」的百大罪狀。的確這一百條罪狀都足以處死的大罪，而這位梅奸却態度自若，依然在注射他的「維他命」。

待宣讀完畢後，他——梅奸提出反駁，把他以前作的種種罪行去賴得一乾二淨，並且提出種種事實證明他是有利於他的抗戰祖國！

檢察官也不去計較他的話，另有找出一個問題向他問道：——因為這種對話與我們地球上的人們所有的不同，所以我偷偷地把它記錄下來，帶到地球上

來讓你們開開眼界。

「你剛才講的，」檢察官說，「我已聽到，我也始終懷疑這公訴的百大罪狀有地方恐怕不確，例如，罪狀中的第二條。說你搜羅物資，移動敵國，就是不可靠，我知道你對於抗戰祖國依然很關懷，不是嗎？依在去年勝利前，你還運了三船棉布到內地去嗎？是不是？」

「是的，老爺的話一點不錯！」

「至於，你會同敵偽殺害祖國志士一條更屬荒唐，本法官素悉先生皈依釋教，連殺雞宰鴨也不幹的，如何會殺人？所以這條也不能成立是不是？」法官一本正經地說。

「是是！青天大老爺講的完全是實話！那第三十七條，勾結敵國浪人欺詐人民，這一條也有些靠不住……」

「是是……」梅奸不待法官說完便接下去說，「老爺，你曉得我家裏本來是有錢的，老實講，我每到冬天棉布衣給「無衣卒歲」的百姓，讓他們可以不致凍死！夏天施茶，施扇，並且我和幾個朋友創辦了一家施診給藥的醫局，我……我怎會做這樣下流的事呢？」

這位「忠實的老傢伙」輕輕的對我說：「我們國中，本來是沒有什麼奸不好的東西，都是那些小伙子們愛鬧事，做出這種事來！你看了我們有這大審問後有什麼感想？嘻嘻！」

「這是審問？哈哈！我有些聽不下去了，借此替梅國人民出一口氣，這簡直是兒戲！照你們這樣審下去，你們國內永遠……」

「你這不識抬舉的混蛋，我好意請你來旁聽，你居然放起大炮來！滾你的蛋！」他惡狠狠地一推，我就倒在地上了！

我張出那憔悴的眼睛，眼前一片光明，說：「現在不是夢裏吧！希望這不是夢！」

# 經緯

前聞重慶將開地下電車，路線業已劃定。不知怎麼，恰巧將賴主席王陵基的住宅劃在裏頭。於是計劃尚未實施，釘子已經碰頭。市長張篤倫向在西昌，以硬幹實幹著名。地底下的石頭他將以火藥炸開；地面上的勢力他將以意志去征服。自從發示這座地下暗廠後，他已表示去就力爭這路線不能改變。我們聽到這消息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則喜他的硬幹精神，懼則懼他的官位不穩。幸喜近數月來平穩無事，想是王主席深明大義，已公而忘私了，祇不知地下道施工詳情如何耳。日前，忽見報載，張篤倫有調任某省主席之說。能吏升遷，自然是應該慶賀的，祇是重慶的地下車道不致受其影響耳。(德)

中小學教科書，最初是由各家書局自編自印自發行，次之自編以後要送教育部審查核准，再許印製發行。前幾年，爲了使思想劃一起見，乃有國定本教科書，即由國立編譯館編定一套標準教科書，所有書局原有的教科書一律作廢。教科書原爲各大店生意經的命脈，經過一番請命等等呼籲，國定本教科書的發行，仍歸各大書店所有——起初限於七家，目前是十一家。可是教科書的利息，即使在目前物價的

## 爲什麼請美軍退出中國

(問) 去年，美軍帶着大炸彈來炸上海，上海人拍手歡迎；今年，仍舊是那批美軍，在幫我們遣俘，運救濟品，維持交通，實剩餘物資給我們，而上海人却瞪着眼睛在大喊「請美軍退出中國」。此何故歟？敢問！梅君問

(答) 吾鄉有諺語：「新舊馬桶三日香」。——唐吉——

## 常熟人的抗議

(問) 余自後方來申，經善鐘路，忽發現該路已更名爲常熟路。敝人籍隸琴川，見斯名不勝欣慰。後聞上海實行警管區，地方反對甚烈。當局乃先自常熟區實行。不覺悵然久之。豈善人好欺，善馬好騎耶？余爲常熟八十萬父老不平，請當局停止實行，否則，請將常熟區更名。——琴川王琴生——

(答) 住在常熟區的，未必盡

是常熟人。在警管區治內者，未必都是善人。況擇區施政，實寓示範之意。宜應爲常熟賀！閣下獨提抗議，何哉？——唐吉——

## 秩序破壞者

(問) 敝人甫自鄉間來，見上海之交通混亂如此，殊不可解。近雖有電車站排隊之規定，但仍有不少「特殊階級」不甘入伍，強求優先。原可賴以維持秩序之良法，復遭破壞無遺。細考此等破壞秩序之特殊階級，類多衣冠楚楚，不似無智識者。此何故歟？請解答。

——陳懷谷——

(答) 古今中外，秩序之破壞者，都屬衣冠楚楚，狀若「有智識者」輩，不足怪也。——唐吉——

## 有錢萬事足

(問) 我家隔壁有一位姓楊的，開銀樓十餘家，資財不計其數。生一子，年逾雙十，患瘋症，數年來時刻均須有人陪伴，雙手被縛，吃飯拉屎皆由他人幫助。爲父母者祇知求神拜佛，不肯送醫院診治。

請問他是什麼心理？

——趙慶和——

(答) 有錢萬事足，無子一身輕。——唐吉——

## 應不應該購雨衣

(問) 來上海後，人人摩登，個個考究，自漸形穢不已。連日陰雨，紙傘一把，到處惹人白眼。請問是否應該我行我素，以不變應萬變，還是學學時髦，買一件雨衣？聽說玻璃雨衣價廉物美，請貴編者不吝指教。——于濟時——

(答) 論常理以不買雨衣爲宜。雨大時雨衣還比不上雨傘，雨小時連雨傘都不用，身上飄一陣雨絲，與健康並無關損。惟就來函口氣，足下不似是與編者同爲乘電車(或公共汽車)階級。乘車在目前非擠不可，到了雨天人人披一件雨衣，如自己無雨衣，則不但擠不上去，而且勢必步步退讓，以至誤車，以及不能按時到班，恐有嚴重後果。雨衣的主要目的，既專爲上電車(公共汽車)備辦之用，故玻璃雨衣不宜。——唐吉——



# 多麼的厭倦！

李蔚初

「啊，我說我活得多麼的厭倦，所有的希望一樣也不能實現！」

當着這春天

靜靜的站在這小河邊

仰看這藍天

那美麗的藍雲

有多麼美麗！

我幻想：我會長着一雙翅膀飛上和那漫天的雲一樣的遊

在那廣闊的天空上

那裏，可有我的希望？

我又想：與這潺潺的流水呀，這小河，我想跳下去，

與魚水為侶

讓我的屍身流到長江裏去

給那些魚蝦食我可憐的肌肉！

可是，我又一樣也不能做去！

站在這河邊呀

我心裏有一萬把烈火

想把我的生命燒去

把屍灰向漫天裏揚去，

我一會兒低歎，一會兒懷楚，

像一個瘋人樣的

向那河水裏，我看我瞳上的淚珠！

三十四，四，三，重慶。

三十四，四，三，重慶。

家以外的書商，安份的敢怒而不敢言，不安份的即動手翻印，而奉准發行的十一家便忙着和警察局打交道，忙着調查搜捕翻版書了。在各

大書商利益做關，不去說它；在我們有子弟要買書的人看來，有大惑不解者：一、既稱國定本，為什麼只限十一家書商有發行權，二、翻印教科書售價可以比各大書局發行的廉至六折，因而妨礙『正當書商

之利益，』然則做父兄的就有以高價購買的義務乎？（炎）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例證是舉不勝舉的。南京舊鐵道部部址，自勝利後改為行政院及糧食部辦公處。廈前原有並無界限的草地一片，自改設兩個單位以後，草地用兩塊相並的小黑牌子，劃分為二，書明『本段清潔歸行政院負責』

『本段清潔歸糧食部負責』。換句話說，如果行政院那一段辦了，糧食部儘可置之不理，糧食部一段辦了，行政院也可袖手旁觀，權限分得如此直截明白，堪稱分層負責的楷模。（炎）

王揖唐在北平大登廣告，指高院庭長何承焯係偽府職員，以小漢

奸審大漢奸，表示不服。甚至上書主席，及各部院長要求更換。據何承焯表示，他不過在偽法官訓練所教過書。教書算不算漢奸？連他自己不敢斷定。因為使人聯想到在偽法官訓練所讀書算不算漢奸？在所內當公役算不算漢奸？再者，主持偽法官訓練所者算不算漢奸？該所的主管機關長官算不算漢奸？若說在上者是漢奸，學生與公役不算漢奸，則應從何處劃分？想司法機關必有明確規定也。（德）

上海市參議會本屆會議，討論得最為熱烈的，是關於應該跑馬的問題。在贊成派中，主張最為澈底的，是黨國元帥王正廷先生。王先生息影政治已經多年，但為了跑馬問題，不惜在參議會中面紅耳赤的侃侃而言，不知是否怕脾肉復生？（炎）

又有一位贊成恢復跑馬廳的參議員先生，他的贊成理由是：青島漢口早已恢復跑馬，上海為什麼不？根據同樣邏輯，如果漢口有妓女，上海應該實行公娼，如果青島有人吃鴉片，上海便應該打嗎啡針。（炎）

在敵偽時期出庭的律師曾經政府明令停止執行律務一年在案，最近有袁××等以前會參與地下工作經呈請恢復其出庭資格，據說牌子反比前響亮，儕輩中均目為有辦法，因此一般受停職處分之律師等不甘埋沒，正擬紛紛補辦地下工作，將招牌擦亮，一俟身份取得即可重振「律」聲。（澤）

重慶較場口，素有娼妓大本營之稱。惟昔日都屬夜市，而今該處神女們每多白晝拉客，以俾其苟延殘生。其他尚有坐美兵（多坐登陸艇來渝者）吉普車之「高等」貨，在吉普車上時作接吻，擁抱的種種精彩「表演」。惟治安當局近來如已有所整肅世風之舉，但以我看來此舉恐僅能及於較場口「一日巡天仙」。（冷）

公用局長於五月三十日懇談六月份保證不再輪流停電，但迄今七月份尚未兌現。工務局為造汽車道至珊瑚壩機場，已令汽車道計劃兩側民房於七月十日全部拆除，惟此道之正式完成，不知將於何年何月耳。

自七月一日起，重慶各電影院已奉令停映唱戲之開場片。七月七日為抗戰九周年紀念，全市各娛樂場所均停業一天以表致哀陣亡將士。（冷）



# 紅 絲 曲 錢

淘汰人力車辦法，社會局借錢給人，車夫，使作小本生意。

車夫得款後，變為小攤販。警局取締攤販，攤販無以為生，紛紛改行作人力車夫。(德)

民主商店，最近生意興隆，有供不應求之勢。「延安牌」做蘇式，「南京牌」做美式，市價皆在漲。近聞有某幫商人，正擬集合資金以備大量囤積。

中國以農立國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以商立國的時代了。證據一：現社會中商人最闊，證據二：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經行政當局要求辭職，理由就是因為署長不會做買賣。(炎)

日俘藏匿鄉間，逃避被遣，已屢有所聞。想其原因不外四端。一，國內已報戰死，一旦生還，恐家人驚駭以為鬼魂出現。二，中國太好，捨不得回去。三，中國人欠他的債還沒有還清。四，當初來華時，算命先生已告訴過他，說他命中該

竟無戰死機會，因此祇好留在中國等死了。(德)

上海市參議員內，據說有十餘人有漢奸嫌疑。漢奸而為人民代表，應稱「漢奸代表」乎？「代表漢奸」乎？前者似乎不大好聽，後者更是駭人聽聞。我亦為上海市民之一，須否認他們代表的是漢奸，更否認他們代表的是我們。因為我根本沒有投過他們的票。(德)

重慶某輿圖社出版的「最新」中國地圖，沒有把台灣印上去，也沒有把蒙古變色。政府非常注意，已下令取締。有人認為該社的主持人不僅粗心，而且「不知有漢」，八成為避拳匪之亂，躲入喜馬拉亞山，直到盟國飛機將他驚醒，才從世外歸來，所以昏瞶如此。其實，此話是不可靠的。真正的原因是他認為八年汗血，所得不償所失，以羊易牛，於心不平。所以索性去的不去，添的不添，情願全局不算，另奕一盤。(德)

淪陷時期在上海文壇飲飽盛譽的女作家張愛玲小姐，自勝利後，息影家居，暫停寫作，一時有拜張小

姐因在小型報上讀到「同門」作家蘇青的作品，不覺技癢，鼓着勇氣，重新執筆，寫成小說多篇，準備發表，惟是否刻單行本，或投登書報，尚未決定，預料張小姐新作倘真刊布，那個拘禁在南京老虎橋待審的偽院長，一定首先歡迎，因為他自稱最喜閱讀小說，並且素來傾倒張的文筆的，何況帶在獄中的幾部張恨水名著，已看得爛熟，正恨沒有新書供他消遣哩。(成)

予明令褒獎，但隨即有人在報端指摘謂：陳會搜括五金機器等物資，供敵人製造軍火，有漢奸嫌疑。獻鼎求獎，未免胆大，我想：倘使陳某果有漢奸嫌疑，因為供獻寶鼎，避去懲罰，得着褒獎，真個化險為夷，全仗「鼎力」哩。(成)

打老虎難，拍蒼蠅易；打老虎有性命危險，拍蒼蠅可毫無顧忌。所以在「既怕麻煩」又要面子的聰明人，避着老虎不打，拍幾個蒼蠅給人家看，表示總算動過手了。那知現在有些人更聰明，連拍蒼蠅，也要看個準確，謀個萬全，倘使在老虎頭上的蒼蠅，儘牠貪「污」；儘牠害人，也縮着手，不敢加以一擊。(成)

上海市參議員數人，被人以漢奸嫌疑，向法院提出檢舉，事實如何？尚待揭露，惟因此想到市參會方經過限期檢舉漢奸案，便有人檢舉議員漢奸，難道熄火機變了催生符麼！有人說：參議員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既有資格被選，一定在地方上負有相當聲望，而得多數人的推戴，總不至於難有漢奸在內，也有人說：既然被人檢舉，難免染有相當嫌疑，總不至於全然認錯，據我個人想：或者當時與敵偽往來，是為掩護地下工作。現在膺選參議員，是要發展地上工作。此之謂上下其「首」也。(成)

報載：有商人陳某向政府獻給毛公鼎，已交中央博物館保管，將

子明令褒獎，但隨即有人在報端指

**經緯週刊** (每逢星期日出版)

新二卷十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編輯兼發行所：經緯出版社發行部

地址：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三號

代表人：程仲文

經理：鄭文

印刷所：中國科學公司